

产能过剩冲击波： 工程机械行业坏账激增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你见过几百台大型泵车、搅拌机、车载泵浩浩荡荡开在公路上的情景吗？我见过，那可不是一般的壮观。”顺着小徐手指的方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位于沈阳辽中县新民屯镇新民屯税务所对面的废旧厂区内，看到SANY标识的上百辆工程车辆停放于此。

小徐在当地从事建筑生意多年。“2010年底、2011年初左右，恰好让我看到了从长沙开过来的车队。我还特意数过，泵车接近100多台，搅拌机两三百台，车载泵约五六百台，足足排几公里长。”

小徐对记者直言，三一重工最初为了年底完成报表好看，把货发给代理商，仅支付很少的一部分钱甚至不用给钱，签订虚假合同做假销售。“这样账目就做得漂亮，股票就会涨嘛！所谓的代理商其实还是原来三一分公司那批人马，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从法律上可能规避某些风险吧。”

现场存放上百台工程车

今年5月初，一条标题为《建筑采矿业萧条产能过剩致工程机械行业大量坏账》的帖子出现在天涯论坛上，并配发了三一重工回收车辆的图片。帖子中显示，“三一重工沈阳经销商强制从用户手中收回的挖掘机，粗略估算一下，200多台，至少1个亿的坏账。”

6月28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前往沈阳进行了实地采访。从位于新民屯镇的厂区外围，远远便可以看到停放整齐的工程车。知情人小徐说，前两年路过看到车队时，想进去玩一下拍个照片，但是不让进。为了消除对方的警惕，记者与知情人决定以采购业务员的身份进入，一位大爷向记者简单介绍起情况：“这里有泵车、搅拌机、车载泵，还有一些旧车。价格有四百万的、五百万的，还有六百万的。具体的要等三一的老板来了再说。”大爷还说，他在这里看场已有两年时间。

这位大爷还介绍，有些车放的



三一重工为多家子公司担保被媒体质疑为“三一陷流动性短缺危机”。 CNS 供图

“

在工程机械行业，厂商通常采取降低首付款甚至零首付的方式来吸引用户，但最后因为工程机械产能过剩，建筑商及矿山拖欠拒付租赁工程车主的机械使用费，导致大批量坏账产生。

比较久了，去年前年都有。厂区内大概停放了近两百台左右的车，按照一台泵车大概三四百万左右的价格计算，知情人小徐还是难掩惊讶的表情：“随随便便就几个亿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车胎瘪了的新车，绕车一周发现上面布满了蜘蛛网，看门的大爷警惕性很高，看到记者悄悄拍照马上很严肃的警告，这里不能拍照。

从该厂区出来时，小徐告诉记者，三一把货铺过来，我们有朋友买设备现场就能提走，比较方便。但是市场不好的话，车放两三年，风吹日晒的对车的质量也不好，东北冬季施工外面零下三四十度，雨雪对车影响很大。“如果不经常清理的话会有影响，你看，放着轮胎会变形，对线路也有影响。”

生锈的债权法制拖机

随后，记者在知情人的带领下，来到三一重工授权代理商辽宁三君工程机械公司，在公司外围便可以看到停放在院内的几十台挖掘机。

马路对面的斜坡上，是该代理商存放和维修车辆的厂区，在这里，记者看到长满铁锈的另外几十台挖掘机，大多数玻璃上贴着“债权法制拖机”。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债权

法制拖机就是欠钱不还的，最后又拿回来的。

在工程机械行业，厂商通常采取降低首付款甚至零首付的方式来吸引用户。为了完成销售业绩，厂商铺货给代理商，无偿给代理商用，疯狂制造销售业绩，但最后因为工程机械产能过剩，建筑商及矿山拖欠拒付租赁工程车主的机械使用费，导致大批量坏账产生。

记者随后以采购业务员的身份与该代理商在电话里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车辆不租，只卖。零首付就发车，不要钱发车先用。

“除了咱看过的两个地方，听说长春也有。几台几台的，有的地方放十台，放五台。过段时间就处理了。”小徐说，沈阳对泵车的需求量不大，今年的市场，国内经济环境建筑行业下滑特别厉害，我们工程机械行业销售量下滑了50%左右，所以这些货铺了两三年了都没卖出去，这两年特别不好。

三一重工被疑虚假销售

工程机械行业整体上表现为产能过剩。以挖掘机为例，据统计，

中国挖掘机生产企业的规划年产能约60多万台，但2012年全年的总销量还不到12万台，而挖掘机市场的年销量预测到2015年也就15万台左右，僧多粥少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恶性竞争。

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段嘉宣对记者表示，大企业集中度不高，并且在过去高速增长期间，依靠粗放式的产能扩张扎堆中下游领域；而中小企业则依靠代工生产等方式放大产能扩张规模。另外，产能过剩也表现在国内外经济减速，需求萎缩而产能无法及时退出。

记者采访中了解，企业在前期采取“跑马圈地”的粗放的经营增长方式进行产能扩张，从而导致行业间竞争加剧。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日增，同时矿山的投资增速也逐步放缓，导致市场供需失衡，并且房地产商以及矿山自身的资金状况也堪忧，最终产生了大批量的坏账。

近几年，工程机械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眼下市场资金极度紧张，A股暴跌，投资者信心也遭受重创。在国内实体经济已萎靡萧条之际，制造业融资难、民企融资难等问题是否再度升级？

三一重工是否存在虚假销售的情况？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三一重工宣传文化部部长陈志婷。陈志婷说，三一重工不存在任何虚假销售的情况，同时表示对公司销售情况不是很了解，对记者提到的情况还要进行了解核实。三一重工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施青则表示，公司对天涯的帖子已经做了回应，并认为帖子内容不实。

产能过剩考验资金链

5月28日本报曾刊登过题为《三一集团946亿高负债运行 贷款风险骤升》的报道，文中通过将三一集团与三一重工2012年年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一集团的负债惊人，2012年带息负债与表外负债高达946.72亿元。尽管三一集团对本报“高负债”

质疑发表了声明，但其背负巨额负债是无法掩盖的事实。6月22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于6月28日召开股东大会。值得关注的是该公告提示的股东大会所提交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在该议案中，可看到三一重工为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总额高达262.4亿元。三一旗下数量众多的子公司都迫切需要三一重工为其进行大额的贷款担保。值得注意的是，有三家子公司资产负债率极高，或已经资不抵债，因此一旦经营不善，三一则可能因此偿付所担保的债务。

如原三一重工公告要为其子公司三一国际准备担保的100亿元，如今在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修改为提供担保69亿元。但公告公布的资料显示，该公司财务状况十分恶化，截止到2012年底，三一国际资产总额116亿元，负债102亿元，也就是说净资产仅仅只有14亿元，而2012年营业收入仅是32亿元，亏损3585万元。但三一重工却要为之担保贷款69亿元。

此外，三一还要为旗下子公司三一资本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4.4亿元，但三一资本美国有限公司的总资产才4605万元，净资产才1700万元，一年的营业收入才39万元，亏损却比营业收入还大，亏45.6万元，却可以贷款二十多倍于净资产的贷款。三一南美进出口有限公司亦出现同样的问题，已经资不抵债（负债大于总资产），净利润一年亏损5018万元，还要担保贷款3亿元。这意味着这家子公司一旦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三一就需要全额偿付所担保的3亿元。

三一重工为上述子公司担保被媒体质疑“三一陷流动性短缺危机”。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彬对记者表示，在银行收紧信贷、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依靠上市发债或许是工程机械企业维持资金链的唯一有效手段了。由于前期的盲目扩张导致工程机械企业产生了大量的应收账款，如果此时企业收缩战线则一方面意味着将失去前期通过“自残”获得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则有可能丧失此次良好的转型机会。

民营让路官营：辽宁海城箱包江湖

一位接近南台镇政府的知情人士认为，政府与其直接抢占民企市场份额，不如延长产业链条，将蛋糕做大，同时壮大民营、官营市场，“政府短视的直接后果是南台箱包业与其它地区的距离越拉越大”。

■ 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生 刘军

6月27日早九点，东北三省最大的箱包集散地辽宁省海城市南台镇内，一天中生意红火的时候开始了。

在当地规模最大的南台箱包市场(以下简称南台市场)内，狭窄的过道中商户密密麻麻地坐在各自档口前等待客商上门；百米之外的宏德箱包市场(以下简称宏德市场)内，千余个档口近半闲置，零零散散的商户在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这里宽敞明亮的购物环境因“人荒”而显得颇为尴尬。

眼前的一冷一热在令人唏嘘的同时，也成为几年来官营市场打压民营市场的证据所指。

42天惊魂： 民营市场一落千丈

时光回溯至6年前。

当时的南台箱包产业红火得不可思议，每家市场客商如织。一个被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精明的女商人仅仅租用了两个月摊位就完成

了40万元的财富积累。

火爆的生意促成了当地箱包市场三足鼎立的格局：南台市场因历史悠久、又是南台镇政府直接出资办办而成为当仁不让的地标性市场；2002年由民企出资兴建的宏德市场因硬件设施现代、管理机制灵活而有后来居上之势；另外一家同为民营性质的精品箱包市场则因规模不足只能偏安一隅。

这一年，南台镇政府投入巨资启动南台市场改扩建升级，升级后的市场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改扩建期间为妥善安置商户，南台市场与宏德市场在南台镇政府的监督下达成市场借用协议。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协议书上看到如下约定：宏德市场将摊位及前后广场无偿借用给南台市场使用，借用期满后，愿意继续留在宏德市场经营的商户，南台市场不得阻拦或采取其他违反市场竞争的手段强制迁出。

6月27日，辽宁省工商联委、宏德市场董事长冯德礼告诉记者：“当时完全是为了支持镇政府，才在协议上签字，宏德市场和商户做出

了巨大的牺牲。但万万没想到，即便这样退让，还是遭到了镇政府的‘卸磨杀驴’！”

2007年11月，南台市场改扩建工程完工，镇政府张贴公告宣传回迁，公告对宏德市场及冯德礼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当初协议内容：业主选择经营场所是自由的，任何单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

但从2007年12月13日至2008年1月23日这短短的42天内，风云突变，从摩肩接踵到人去楼空，冯德礼和他的宏德市场经历了大喜大悲。

12张光碟： 案情惊动国务院参事室

6月27日，商户解晓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起6年前的场景：南台市场建成一个月后，回迁率并不高，“毕竟宏德市场已经积累了大量人气，商户都不愿走。”政府工作人员开始做工作，“先是劝，后来变成了抢。”

商户叶乔证实了解晓的说法：

“我早就在宏德市场买了多个摊位，根本不在回迁范畴。但直到宏德市场被抢得一片狼藉，我才明白不搬根本无法生存了。”

叶乔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工商局以打假的名义没收货物，但同时告知：去政府建的市场卖货就可退还被没收货物。”

42天的巨变被宏德市场工作人员以录像、照片等形式部分记录下来，其中录像刻满了12张光碟，照片共计151张。记者在影像资料中看到，从2007年12月20日开始，时任南台镇镇长董春安率领公安、交通、综合执法、工商、税务等人员进驻市场，并封堵市场各出入口，禁止进货车辆通行。

宏德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8年1月23日，大批特警、防暴警察在市场外列队，几百名政府执法人员在短短数小时内把市场货品哄抢一空。

冯德礼说，宏德市场从此一蹶不振，停业一个多月后才重张开业。目前，每年只能收取200多万元摊位费，勉强维持人工费、供暖、供电、维修费用。“按照协议中违约责任倒

推，镇政府给宏德市场造成直接损失达4560万元，间接损失过亿元。”

冯德礼因此踏上了漫漫维权路。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谭小英、保育钧实地调研后，致信辽宁省委王书记王珉，建议纠正镇政府滥用权力、与民争利的行为，赔偿宏德市场和商户的损失，同时将镇政府所办市场转让拍卖，以维护市场公正。

20余年发展： 南台箱包业陷入低谷

6月27日，记者就此要求采访南台镇党委书记刘建东，南台镇宣传委员张泽告诉记者，刘书记外出开会，不能接受采访。

7月1日，记者拨通了刘建东和董春安的电话。刘建东称，自己是2009年才调入南台镇的，对此事并不知情。董春安则称，对于此事官方已有结论，自己不愿多谈。

一位接近南台镇政府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政府动用公权力剿杀民营市场的行为在当地曾引发较大争议，政府的确应该赔偿企业损失。但由于事情已经拖

了五六年，时任政府领导均已调离，因此索赔困难重重。

该人士同时认为，政府与其直接抢占民企市场份额，不如延长产业链条，将蛋糕做大，同时壮大民营、官营市场，“政府短视的直接后果是南台箱包业与其它地区的距离越拉越大”。

记者调查得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南台人就以“兜子换手套”的模式涉足了箱包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专业的箱包市场，南台曾经一度是河北白沟学习的对象。但经过近20年的竞争，南台已经退出了箱包市场的一线行列。

“现在是‘大户去广州，中户去白沟’，只有实力不足的商户才选择留在南台混口饭吃。”当地一商户告诉记者。

尽管南台的几家箱包市场容量目前尚未饱和，但新一届南台镇政府的箱包市场西迁计划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几公里之外，号称“世界箱包皮具城”的建筑在大面积农田的包围中已经建成。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商户均为化名)